

一束新鲜的松枝

■徐 鲁

感 念

农历端午节已过,美丽的南岸塘边,栀子花开出洁白的花朵。初夏的风中,飘散着淡淡的栀子的清香,还有从水田里吹来的阵阵稻花的芬芳。

1959年6月25日这天,毛泽东同志回到阔别了32年的故乡——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。

他缓缓地迈动脚步,仿佛怕踏醒那些沉重的记忆。走进儿时居住过的上屋场老屋,他把脚步放得更慢更轻。房屋一半是瓦屋,另一半是用稻草搭盖的。童年的生活艰辛清苦,他就在这栋老屋里,和弟弟妹妹一起生活、玩耍、做功课。堂屋靠里端的板壁上,供着一个已经被香火熏得发黑了的神龛。

“当年这里是这样的吗?”他身边随行的人轻轻问道。

“是这样的。”他回答说。人们看到,他静静地神龛前伫立着,眼睛里有晶莹的泪光在闪动。

从堂屋的后房绕到灶屋,再穿过横堂屋,他走进了自己双亲的卧室。斑驳的墙壁上,挂着两个陈旧的相框,相框里是他双亲的相片。他站在相框前,沉默地望着父母亲的相片。身边的人们猜想,此刻,他也许有好多话要对他们说——不,也许是他的父母有许多话要对他这个儿子说。可是,他们都无法再彼此诉说了。

他静默地站在那里,似乎忘了身边还有随行的人。他的母亲文七妹去世时只有53岁,患的是淋巴腺炎病;父亲毛贻昌是因为伤寒病去世的,年仅49岁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从回忆里抽离出来,平静地对大家说:“如果是现在,他们都不会那么早就去世了。”是的,这两种病都不是多么难医的病,可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,这样的病痛就可能给人们带来无尽的遗憾。

然后,他走进了自己小时候住的那间卧室。卧室里,靠墙放着一张小竹桌,竹桌上方挂着一盏用竹筒做的桐油灯。有多少个夜晚,他就在这盏光线昏黄的桐油灯下看书、写字或陷入沉思。

1902年,毛贻昌将9岁的毛泽东从唐家坨外婆家接回到韶山冲,送入南岸私塾。少年毛泽东正式开始进入私塾学习。南岸私塾的主人叫邹春培,他教孩子们读《三字经》《诗经》。后来,父亲又先后把他送到关公桥、桥头湾、钟家湾等地的几所私塾。1909年前后,他又到韶山东茅塘附近的乌龟颈,在毛简臣老先生开办的私塾里念了大约半年。毛简臣

是毛泽东的祖父辈,曾在城里当过钱粮师爷,擅长打算盘记账。半年后,少年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位同族的堂伯父毛麓钟的私塾里,继续念书。1910年秋,他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,结束了私塾生涯。

韶山冲不会忘记,这个嗜书如命,勤学多思的少年。多少个夏夜里,夜色深沉,从小小的窗户外,从不远处的南岸塘里,传来阵阵蛙鸣。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,照在狭窄的窗台和竹桌上,也照进了少年毛泽东的蚊帐里……有时,为了节省一点灯油,他就着明亮的月光看书,看着看着,就忘记了时辰。

夏夜乡村的水塘边,蚊子成群结队,只要一点油灯,就会飞过来了。他想起一个好主意:天一擦黑,他就赶紧手脚麻利地把喂猪、喂牛、浇菜园子和打扫鸡舍等家务事做完,然后头头钻进蚊帐里,在床头放一条小板凳,板凳上放上小油灯,整个身子在帐子里面,只把头伸在帐子外面,就着油灯看书。

冬天屋子里冷得很,尤其是到了深夜,火塘里的火也熄灭了。这时候,他就把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,只把手和头露在外面,躺在床上看书。山风在外面呼啸着,他的心也随着书里的故事,不时掀起阵阵波澜……

韶山冲从来也没有忘记,这个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少年。如今,他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家乡。

回到故园的第二天清晨,他早早起来了。

他家的上屋场对门是谢家屋场,这是贫农毛霞生的家。他像邻居串门一样,亲切地走进谢家屋场。屋里有一位女主人,女主人认出了他,惊喜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他就站在堂屋里,仔细地问了问她家的生产、人口和生活收入情况。

然后,他悄悄地绕过老屋,踏着露水,走上了通向后山的一条蜿蜒的、已经被芭茅草封住的小路。这是一座长满高高的芭茅草和矮小的灌木丛的小山坡,山顶上还有一些松树。走着走着,路被茂密的芭茅草封住了。

这时候,陪同他回乡的罗瑞卿和其他人员,已经从后面跟了上来。谁也不知道他要往哪里走,要到这个小山上去干什么。“不对啊,我记得应该是朝这边走的咯……”他一边小声说着,一边用手拨开茅草,继续朝前面走去。“你们要过细点走咯,莫叫茅草给绊倒。”他提醒后面的人。

看得出,他对这里十分熟悉。不一会儿,他就走到了山顶。

到了山顶,他扒开深深的草丛,找到了一个矮小的坟头。这时候,后面的人都来到了坟墓前。大家看着立在坟前的

那块石碑,才知道这是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合葬之墓。

当年,他在浏阳一带领导秋收起义,带着工农子弟离开家乡后,湖南军阀何健曾派了一连人,气势汹汹地来到韶山,扬言要挖了毛泽东的祖坟,毁了红军的“风水”。其实哪里有什么“风水”,共产党人从来不会去讲这一套。但韶山冲的乡亲们,横眉冷对张牙舞爪的匪兵们的逼问,谁也没有说出毛家祖坟的地点。这座朴素的坟墓,总算是被保护了下来。

他对着父母的坟头,深深地三鞠躬。站在他身边的所有人,也都对着坟墓深深地三鞠躬。清晨的山风吹过来,吹起他浓密的头发,吹起他的衣角。他缓缓蹲下身来,仔细地拨去遮住石碑的几株茅草。

“真可惜,我们连一个花圈、一朵纸花都没准备……”跟随在他身边的人,觉得有些对不住长眠在地下的两位老人。

“不,他们不需要这些。他们在地下有知,会理解的。”他轻轻地说道。

这时,有个年轻的同志急中生智,赶紧从附近折来了一些新鲜的松树枝,又用茅草捆成一小束,递到了他的手上。

“好,就用这个表达我们的心意吧。”他接过这一小束苍翠的松枝,双手敬献在了父母的坟墓前。

“前人辛苦,后人幸福。”他轻声说道。当他抬起头来,人们看到,晶亮的泪水充盈在他的眼眶里。

“要不要……把坟修整一下?”有人试探着问了一句。

“不要了,添一下土就行了。”说完,他对着坟墓又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山后的半山腰上,建有一所韶山学校,有小学,也有初中。从那里不时传来“当当当”的钟声,还有早自习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。

望着山腰上的学校,他若有所思。“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,不迷信什么鬼神。但生我者父母,教我者党、同志、老师、朋友也还得承认。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。”毛泽东深情地对随行的罗瑞卿等人说。

然后,他转过身,还是沿着那条被芭茅草封住的小路,坚定地向山坡下走去。

后来,这位伟大的领袖做了一首写给家乡的诗作《七律·到韶山》:别梦依稀咒逝川,故园三十二年前。红旗卷起农奴戟,黑手高悬霸主鞭。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。喜看稻菽千重浪,遍地英雄下夕烟。

【主要史实参见周立波《韶山的节日》(刊载于1978年3月23日《人民日报》)和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馆长龙剑宇著《诗书里的成长》。]

烽火“新兵营”

■李 洋

值国共合作抗日,西路军左支队整编为“西路军总支队”,对外称“新兵营”。在新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,他们高举抗日旗帜,奔走呼号,为革命积蓄燎原火种;同时,他们如饥似渴地汲取先进的军事技术、文化知识,积极支援新疆建设。

在展厅里,我久久驻足。看着一件件褪去光泽的文物,我仿佛能触摸到战士们粗糙的手掌,仿佛能听到他们有力的心跳。当我看到一台机身裸露、锈迹如血的老式发报机,讲解员低沉的声音传来:“这台发报机,曾在祁连山冰封的绝境中,发出穿越风雪的电波,让濒临覆灭的左支队与党中央取得联系……”我看看那台冰凉金属仪器,仿佛看见了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看见了那份在死亡边缘燃烧的、滚烫的忠诚与希望。他们中,有风华正茂的年轻战士,有身经百战的将领——那一个个名字,在历史的丰碑上闪耀着永不熄灭的光芒!

“新兵营”的将士们,在新疆这片土地开始了浴火后的淬炼与新生。在航空队展区,泛黄的俄文教材、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、略显粗糙的飞机模型……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奇迹。他们中的许多人,此前连飞机的影子都未曾见过,却凭着惊人的意志,硬生生啃下晦涩的外语,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,为日后翱翔蓝天的人民空军埋下坚不可摧的基石。看着展柜中那一个个用简陋材料拼成的飞机模型,我仿佛看到了他们专注学习的身影,那身影无比虔诚,承载着对苍穹的无限向往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。

1942年,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盛世才背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投靠国民党。包括26名航空队员在内的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身陷囹圄。展墙上,《囚徒歌》的字句在光影中跳动,那是狱中志士用烧焦的香灰写下的:“坚定信念,坚守立场! 掷我们的头颅,奠祭自由的金字塔!”在3次绝食斗争中,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尊严的长城,硬生生逼退了敌人的凶焰。1946年6月,131位遍体鳞伤的志士终于回到延安。毛泽东同志深情慨叹:“你们是革命的宝贵财富,是千两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骨干力量!”

走出展厅,乌鲁木齐冬日的阳光倾泻而下。门外,车流如织,人声鼎沸,现代都市的脉搏在强劲跳动。回望那座安然伫立在林立高楼之间的纪念馆,我蓦然领悟:西路军将士们播下的火种,在绝境中倔强萌发;今天我们所见的生机盎然,正是他们以血泪浇灌、用生命守护的盛世之花!这座纪念馆,不仅仅是历史的印痕,更是一座横跨时空的桥梁,其中蕴藏的西路军精神,如同天山之融化的冰雪,早已无声无息地渗透进这座城市的血脉肌理。



长征

第6630期

人在军旅

南海西北部约3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岛永兴岛,是西沙群岛中最大的自然岛屿,在万顷碧波之上,犹如南海捧出的瑰宝绽放光芒。

踏上岛礁的刹那,椰香与咸湿海风扑面而来。

—

“我们这里气候是典型的‘四高两缺一多’,常年高温、高湿、高盐、高日照,缺水,缺淡水,多台风。”海军驻西沙某部干部刘浪介绍道。

“在这儿坚守,真不容易!”我忍不住感叹。

“对咱守岛人来说,这不算什么!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西沙人!”阳光下,刘浪眼里闪烁着驻岛官兵特有的坚毅。

那是2018年台风肆虐的8月,一纸调令将刘浪送往金银岛。

启程那天,他乘巡逻舰艇从永兴岛出发,在琛航岛遭遇风暴被迫滞留了8天。当快艇顶着两米多高的涌浪出航时,迷茫如浓雾般笼罩在刘浪心头。看着灰暗的海面,忧虑在孤独的海天间被不断放大。

远处渐渐显出一座岛屿的轮廓,那是他即将抵达的金银岛。看着那小小的岛屿,刘浪心头猛地一震,一股莫名的情绪突然袭来——那是每个中国人血脉里流淌的对祖国领土滚烫的热爱。

来到金银岛,热情的战友将他团团围住。望着战友们黝黑的脸庞和灿烂的笑容,之前笼罩在刘浪心头的忧虑顷刻间消散无踪。

上岛没多久,刘浪就遇到突发状况:海面上发现不明国籍船只向岛礁抵近。他迅速进入战备状态。经过研判,刘浪果断采取喊话警告措施,成功驱离船只。

“看到对方船只调转航向,我才真正明白了‘卫国守岛’这4个字的千钧重量。”刘浪看着辽阔的海面,“在这里,我们睡觉都要睁一只眼,确保有情况拉得出、守得住、打得赢。因为主权无小事,危机可能就发生在下一秒。”

2020年1月,刘浪接到工作调动通知,前往西沙群岛的东岛履职。经过一次次历练,他深刻领悟到,每一座岛礁都是不可替代的海疆前哨,每一次情况处置都是对国家主权的庄严捍卫。



房 东(油画)

谷东雷作

战友啊战友,你是烈性十足的骏马
岁月云风带不走你雄浑的气息
所有未尽的告别,都会
洒遍你血汗的地方,年年发芽

■李增瑞

心中站立的每个身影,都挺成铁塔

拿起我们的军壶,又倒出一杯清澈
轻晃我们的瓷缸,仍溅起水花
沙盘在脑中回放,重组着铁火的厮杀
底图在泪眼中融化,满成新绘的笔画

几千个日夜啊,我们一起戍守高原
一起在彩影的经纬里,编织青春
漫长古道永远记得,我们并行的足迹
明亮星斗不会忘记,我们黑红的面颊

告别老兵

红色足迹

在乌鲁木齐西后街37号,一座黄墙红檐的四合院静默矗立在喧嚣都市中。推开那扇未漆斑驳、刻满岁月年轮的院门,时光的尘埃簌簌落下。门楣上,“新兵营”3个大字,沉甸甸地诉说着这方小院所见证的传奇。

这里是1937年穿越祁连绝境、历经血火洗礼的400余名西路军将士,浴火重生的地点。2001年,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,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终于以庄严的姿态,向人们敞开了它的怀抱。

纪念馆内,一座巨大浮雕无声矗立。浮雕之上,战士们眼神灼灼,仿佛穿透历史烟云,仍在呐喊高呼,讲述那段用鲜血与钢铁意志熔铸而成的悲壮史诗。我低头凝视西路军行军路线示意图,恍惚间,一幅尘封的历史画卷在我眼前轰然展开:1936年10月,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任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,奉中央之命毅然西渡黄河。面对数倍于己、凶残至极的强敌,将士们在狭长的河西走廊,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场惨烈的搏杀。古浪城头的血战,高台城下的孤守,倪家营子的悲歌……每一个地名,都被英雄的鲜血染红过。弹尽粮绝之时,他们拔出卷刃的大刀、折断的长矛,甚至赤手空拳,以血肉之躯扑向敌阵;即便伤病缠身,他们仍紧咬牙关,坚守阵地,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!最终,这支付出了惨烈牺牲的钢铁洪流奇迹般穿过死亡戈壁,最终抵达新疆星星峡,与中共中央代表陈云等人会合。时